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讲述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命相家、兵家、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！
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、激荡列国、纵横天下、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！

1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独立寒川上
春秋任剪裁
万千凡尘事
随心作安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1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鬼谷子的局. 卷一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7.10

(“智慧的游戏”系列作品)

ISBN 978-7-5354-9917-2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3400 号

鬼谷子的局. 卷一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 策 划 |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 维

装帧设计 | MM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 峥

助理编辑 | 杨 硕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 红

印刷监制 | 战 梅 刘 刚

特约编辑 | 韩明辉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总 发 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 | 010-58678881

传 真 | 010-58677346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 编 | 100028

出 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 编 | 430070

印 刷 | 天津宇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| 680 毫米 × 990 毫米 1/16

印 张 | 18.5

版 次 |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|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| 315 千字

印 数 | 30000

定 价 | 42.00 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楔 子

天空灰暗，大地苍凉。

九曲河水就如一条黄带，在黄土高坡上七盘八绕。

河水翻滚着，奔涌着，发出沉沉涛声。

临河一山，山顶一块青石板，板上是个棋盘，盘中是黑白棋局。

两个老者正在对弈。白衣白眉白须者（鬼谷子）执白，黑衣黑眉黑须者（墨子）执黑，白棋已对黑棋形成绝杀。

“认输吧，墨兄。”鬼谷子捋一下白须，从棋局上收回目光，盯向一直在苦苦冥思对策的墨家巨子，微微一笑，“天下如局，于墨兄已经走死，何必勉强呢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墨子似是已经想好对策，回以一笑，捋一把黑须，“棋局未完，王兄的断言由何而来？”

“由道而来。”鬼谷子指向远处河水，“看这九曲河水，它浊若黄汤，墨兄定要将之滤清，岂不是徒劳吗？”

“多年前，墨翟溯流而上，寻到河源，亲眼见它清澈透明啊！”

“它何以黄浊了？”

墨子指向远近的黄土沟壑，缓缓应道：“黄土使然。”

“水性自然，清时自清，浊时自浊，与黄土何干？”

“是清是浊，有干无干，王兄还是看棋吧！”墨子沉着地摸起黑子，啪地落下。

“唉！”鬼谷子轻叹一声，给他个苦笑，没有再看棋局，“知不可为而为之者，墨兄也！”缓缓站起，袖手走到崖边，站在一块突起的巨石上，眺望远方，穷尽九曲河水。

墨子身子未动，声若洪钟：“知可为而不为之者，王兄也！”

鬼谷子独立山巅，极目远望，河水奔涌，黄浪滚滚。九曲河水渐渐拉远，缩小，变形，与众多河流、阡陌交合而成纵横棋道，分布在金黄色的华夏大地上，形成一个庞大的棋局。

“王兄，落子吧！”墨子的声音又飘过来。

“墨兄看好！”鬼谷子轻轻扬手，黑白各二子从袖中飞出。

四子破空，化生出万千棋子，划出道道弧线，飞散入远处那个庞大的棋局。棋局里，阡陌纵横，井田分布，人如蚁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001 章	挟众侯孟津朝王 争强梁魏秦斗法	/ 001
第 002 章	秦孝公卧薪尝胆 公孙鞅舌战敌营	/ 025
第 003 章	祭辕门秦使历险 摩上意陈轸提亲	/ 057
第 004 章	庞缝人被逼缝衣 魏惠侯凤鸣龙吟	/ 089
第 005 章	闹陈府庞涓出奔 撞廷柱白圭死谏	/ 117
第 006 章	秦公主为国舍身 魏惠王杀鸡儆猴	/ 145
第 007 章	屠平阳魏人失义 守弱邦孙门尽忠	/ 175
第 008 章	公孙衍未雨绸缪 魏惠王设局塞贤	/ 205
第 009 章	受重托犀首担纲 逞顽劣张仪戏师	/ 235
第 010 章	公孙衍孤力难撑 西河郡狼烟四起	/ 265

有歌叹曰：

独占鳌头，漫说男儿得意秋
金印悬如斗，声势何长久
多少枉驰求，童颜皓首
梦觉黄粱，一醒皆乌有
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

富比王侯，你道欢时我道愁
求者多生受，得者平添忧
淡饭胜珍馐，衲衣如绣
天地我庐，大厦何须构
因此把金银财宝一笔勾

学海长流，文阵光芒射斗牛
百艺业中走，斗酒诗千首
锦绣满胸头，何须夸口
生死跟前，半时难相救
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

夏赏春游，歌舞场中乐应酬
烟雨迷花柳，棋酒娱亲友
眼底逞风流，苦在身后
可惜光阴，蓦然空回首
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

第 001 章 | 挟众侯孟津朝王 争强梁魏秦斗法

将近黎明时分，在秦境的大山深处，有六个黑衣密探被数百秦卒团团围住。箭矢如雨，黑衣密探纷纷毙命。为首一人左冲右突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如鬼魅般逃出包围圈，不知所终。

秦卒从一个黑衣尸体的内衣里搜出一块麻布，交给秦将司马错。司马错展开一看，倒抽一口凉气。

上面标注的是秦军各处营防、粮草重地等，他的兵营及他的名字赫然列于其中！

司马错紧急上报。不到两个时辰，魏人密探冒死绘制的这份麻布军防图已层层递报入国尉府。国尉车希贤不敢怠慢，迅即赶赴大良造府，见公孙鞅在与上大夫景监说事儿。

车国尉呈上急报，公孙鞅徐徐展开。

是块三尺见方的麻布，制作得极是精致，图标绘制更是标准、精确，公孙鞅一眼看出，这样的工艺与手笔，只有训练有素的大魏武卒才能制作出来。

“魏人奸细已经渗入深山，”车希贤小声禀报，“这是第三起了，近寒泉谷，前两起均让他们逃了。”

“哦？”公孙鞅从军防图上收回目光，看向车希贤，“这一次是何人截获的？”

“官大夫司马错。”

“司马错？寒泉谷？”公孙鞅似是想起什么，微微闭目，喃喃自语。

“另据探报，”车希贤继续禀报，“魏将裴英引甲车三万，于昨夜迎黑时分经函谷道抵达阴晋，扎营阴晋城东南角，尘扬十数里！加上张猛部，单

是阴晋已集结魏武卒四万，皆是重甲！龙贾锐卒五万也已完成集结，在大荔关及洛水一线屯扎！”

“嗯，”公孙鞅轻出一声，看向景监，“景兄，继续说说你的孟津！”

景监朝车希贤拱个手，抱歉一笑，轻声应道：“天下诸侯能来的都来了，已到七家，另有五家在途。周天子卜定今晨起驾，”抬头看天，“这辰光想必已出宫城！”

公孙鞅的眉头微微拧起。

“从种种迹象看来，魏侯是冲我秦国来的，君上不得不去赴会了！”景监给出个苦笑！

“景兄说得是，”车希贤接着道，“下官已备五千死士护驾，整装待发！”

“去打架吗？”公孙鞅白他一眼，将麻布图收入袖中，缓缓起身，大步走出厅堂。

春雨沥沥，细密如丝。

洛阳城外的邙山深处，山道被淫雨浸软，一辆负载沉重的六骏王辇陷在泥淖里，在推车兵士吆七喝八的叫喊声中失去了威仪。

人喊马嘶，各竭股肱之力，车轮却越陷越深。

车帘打开，额头是汗的周显王探出身子，看一眼日头，一脸焦急。

大司马浑身湿透，分不清是雨是汗，喝叫士兵捡来石块，垫在轮下，用肩膀顶住车身，扯起嗓子大喊：“一二三，起！”

人马一齐用力，车子剧烈晃动，一声“咔嚓”从车底发出。

所有人都停下来。

大司马看向御手。

御手跳下车，察看一番，对大司马悄语。

大司马长吸一口气，着急地看着车子。

颜太师冒着雨，颤巍巍地走过来，看向大司马：“怎么了？”

大司马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：“轴断了！”

王辇断轴是大不吉。颜太师示意众人退下，走到车前，轻敲车窗。

周显王拉开窗帘。

“启禀王上，”颜太师拱手道，“昨晚雨大，道路泥泞，将士疲惫，六骏乏力，老臣奏请返回洛阳，恳请我王允准！”

“返回洛阳？”周显王吃一惊，抬头看天，“雨不是……不大吗？”

颜太师缓缓跪在泥地里：“王上……”

大司马、御史纷纷跪下。

周显王横他们一眼，脸色阴下，沉声道：“七百年前，先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，誓师伐纣，方才奠下我大周基业。七百年后，十三诸侯再会于孟津，堪称百年盛会，你们却让寡人……”气结。

颜太师几人无不勾头。

周显王再横他们一眼：“何人想回，这就回去，寡人走也要走到孟津！”猛地起身，走到车头，一跃跳下。

许是动作过猛，显王打了个趔趄，差点儿摔到泥地上。御手箭步蹿到，扶正显王。

显王甩开他，在雨中大步前行。

颜太师这也缓过神来，急忙爬起，冲大司马指指车辇，急急追上显王，颤巍巍地搀起他。

御手放下乘石，冲车内叫道：“都下来吧！”

内宰先下，接后是一个宫人与两个宫女。

确定车上再无人了，大司马召来众军士，脱掉上衣，露出肌肉，用肩头顶住车轮，喊道：“一，二，三，起！”

众将士发出喊，王辇出淖，一只轮子歪在一侧。

在洛阳东北百里，地势陡然平坦。自临晋关咆哮而下的河水流至此处，十分力道也自软了八分。河岸也变宽两倍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连串带状的湖泊。在这条带状湖泊里，奔腾的河水一下子宁静下来，形成一个天然渡口，人们称它为孟津。

据周史记载，公元前1044年暮春，周武王姬发率众东出函谷，在距孟津不远的一个高坡上设坛祭天，大会八百诸侯，誓师伐纣。誓师过后，周人就从此处渡过河水，两年后在牧野大败纣王，攻下朝歌，打出了大周天下。

整整七百年之后，也就是公元前344年，同样在这暮春时节，一向沉寂的孟津旷野再一次喧嚣起来。一队接一队的车马纷至沓来，在离渡口二里处的那个极其著名的黄土高坡前面停顿下来，绕着高坡扎起营帐，形成一道道辕门。

辕门一共十四道，居中的共有两个，一个是天子行辕，坐北朝南，行辕前面飘着一面赤色旗帜，上面用青线绣着一个大大的“周”字。在它的右侧

是魏国行辕，与天子行辕并列，一样大小，一样规格，青色的旗帜上用藏红色线绣着一个大大的“魏”字。远远望去，两面旗子并排飘着，一个红旗青字，一个青旗红字，相映成趣，别有一番象征意味。

日过中天，魏国的行辕里静得出奇，连空气也似乎凝结了。

打破这寂静的是匆匆趋进的魏国上大夫陈轸。

“禀报君上，”陈轸小声禀道，“楚王、齐公走不开，各派太子代行大礼，臣与印公子前往迎了，已安排他们住进行辕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魏惠侯大气地笑笑，“不错不错，能来就好。”

“赵侯本该到的，听说燕公也在道上，且离他不远，就在虎牢关候他了，预计明天上午抵达！”

“唉，”魏惠侯感慨一声，“老燕公不容易呀，年纪最大，走的路也最远！”

“是呀，”陈轸顺口应道，“臣没想到老燕公能来。自夫人薨天，老燕公就雄风不再了！此番万里赴会，若不是有感于君上德威，臣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！”

“你说得是，”魏惠侯略一思忖，“等燕公到了，寡人亲迎！”眉头略略上扬，“周天子何时能到？”

“在路上呢。”陈轸给出个笑，“昨夜下场喜雨，不想却让王辇陷进泥淖里了。”

“哦？”魏惠侯身子倾前，“能否及时出淖？”

“应该能吧，离约日尚有三日呢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魏惠侯坐直身子，“能赶上时辰就好。”

“君上，有个细节，”陈轸趋前一步，压低声，“听说王辇的车轴伤了，早该修护，可天子拿不出修车的钱，还有六骏，毛杂不说，且个个老齿，偏又遇上喜雨……”

“唉，”魏惠侯吸一口气，缓缓叹出，“这次朝会，寡人本想为天子长个脸面，没想到竟是难为他了！”

“周天子也是不识趣，”陈轸半是责怪地说，“真还以为天下诸侯此来是朝觐他呢，君上给他个请柬，他竟就驾个破车屁颠屁颠地跑来了！”夸张地摇头，“若是搁臣头上，立马诏令君上代行大典，自个儿在宫里召妃呼子，优哉游哉，乐得个逍遥自在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魏惠侯指着他大笑几声，“这个天子真该由你来当！”

“嗨，”陈轸做出个苦脸，“臣这贱躯，生就是侍奉主子的命，坐不得

龙位哩！”凑得更近，“要坐也得是君上！”

“呵呵呵呵，”魏惠侯指着他又是一笑，“你倒是想得多哩！哦，对了，”敛起笑，“赢渠梁可有音讯？”

陈轸摇头：“正如君上所判，秦公想是不肯来了！”

魏惠侯冷蔑地哼出一声：“寡人要的就是他不肯来！”

时交三月，秦宫后花园里春意盛浓，百花斗艳，百鸟鸣啭。

芳草坪上，蜀国国君去岁进贡的几只孔雀正在嬉戏。两只发情的雄孔雀，为了争夺几只雌孔雀的芳心，在那里肆意奔跑，鸣叫，开屏，竭其所能地展示雄性魅力。

百步开外的赏春亭上，秦孝公和大良造公孙鞅相对而坐，四只眼睛眨也不眨地盯在几只孔雀身上。秦孝公面前的几案上，摆着魏惠侯的请柬与魏武卒未完成的秦军军防图。请柬是魏惠侯半个月前发来的，要他务于丁未日申时之前赶赴孟津之会，朝见周天子。

秦孝公终于抬起头来，眼睛转向公孙鞅，鼻孔里轻轻哼出一声。

“君上？”公孙鞅适时叫道。

秦孝公依旧没有说话，眼睛也未从传檄上移开。

“君上，”公孙鞅声音恳切，“要不，臣陪护殿下走一趟？”

秦孝公就如没有听见。

公孙鞅长叹一声，脸色更凝，目光转向远处的宫殿。

“什么孟津朝王！”秦孝公猛然发作，一拳震在几案上，“他魏罃眼中何时有过周王？他这是居心叵测！他这是借机号令天下！”

“号令天下倒在其次，寻衅伐我才是其心！”公孙鞅转过头，声音不急不缓，“臣已得报，魏印爱将裴英的三万武卒已到阴晋！”

秦孝公怔了怔，看向他。

“十几年来我变法图强，国势日大，魏侯坐卧不安，早就寻思谋我了。眼下他是万事俱备，就差一个借口。此番会盟，君上不可不去呀！”

“你是说，魏罃会盟，意在伐我？”秦孝公显然不相信。

“几个月来，魏侯借口护驾孟津，频调兵马，崤山、函谷、西河郡一线大幅增兵，各城邑都在征召工匠，赶制攻城器械！魏国细作更是频频混入我境，绘制我方军防图，其意不言自明！”

秦孝公鼻孔里轻轻哼出一声。

公孙鞅欲言又止。

一阵更长、更难熬的沉默。

公孙鞅目光期待。

“十八年前，”秦孝公猛地抬头，表情刚毅，几乎是一字一顿，“先君为光复河西，与魏罾大战数月，中箭薨天。寡人在先君灵前起过重誓，不报先君之仇，不雪河西之辱，寡人誓不踏入魏境半步！十八年来，寡人这么做了。这一次，寡人也不想破例！列国公侯若去朝王，就让他们去朝好了！”

秦孝公忽地站起，未与公孙鞅作别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

望着孝公渐去渐远的背影，公孙鞅目光错愕。

到第三日中午，除天子之外，十二诸侯全部到齐。

十二诸侯中，最后到的是燕文公与赵肃侯。魏惠侯兑现诺言，亲往迎宾亭迎接。随行的是韩、鲁、卫、宋、中山等八侯，齐、楚二公子一大早前往附近猎野鸭去了，未能随行。

在众公侯迎接燕、赵二君时，周天子的车马仍在泥路上盘腾。王辇的轴是横断的，御手将三根枪杆辅在断轴上，用牛筋绑定。许是路况太差，许是牛筋于铜轴不合，无论御手绑得多牢，走几里就又松掉了。断轴的是王辇，无法替代，周天子急切不得，只好走一步挨一步，赶到会盟地附近已近申时，这也是魏侯约定的最后时辰。

迎宾亭遥遥在望。

折腾一路，周室人马尽皆疲惫，远望上去，就如打败仗的溃兵。大司马急了，冲兵士低吼：“前面就是迎宾亭，八方诸侯恭迎天子，瞧你们这个样儿，像天子之师吗？打起精神来！”

众军士打起精神。

颜太师走到王辇前，小声问御手：“路不错了，王辇能坐吧？”

御手审看一下路面，趴到车下看看车轴，微微点头：“坐是能坐，但不能走快！”

“你把车轴再绑牢点儿，万不可再断！”颜太师小声吩咐。

御手点头，重新绑扎。

颜太师走到自己的辎车前，小声禀道：“王上，孟津就在前面，该换王辇了！”

周天子下车，走到王辇前，正襟上车，正襟端坐。

颜太师回身踏上自己的辎车，站在车辕上，眺望一阵，揉下眼皮，问御史：“瞧我这双老眼，怎么看不到亭上有人呢？”

“回禀太师，”御史悄声应道，“下官看过几遭了，亭上根本没人！”

“没有通告他们吗？”

“大行人半个时辰前就通告了！”

颜太师的后背脊一阵发凉，强自镇定下来，轻声道：“让大行人再去通报一次，弄出响声！还有，吩咐司马，慢点儿走，越慢越好。要是再不见迎，就歇着！”

御史急去。

大行人得令，驱车直入列国行辕区，使一个大嗓门的军士边走边叫：“天子驾到！天子驾到——”

当大行人的辎车驶过燕国行辕时，燕文公急走出来，本欲见礼，车已行远，遂朝车辆拱下手，转身走进赵国行辕，见赵肃侯正在辕门内守候，拱手道：“赵兄，天子驾到了！”

“是哩，”赵肃侯还个礼，“在下正想去与仁兄商议，是迎还是不迎？”

“迎呀，我们就是朝觐天子来的！”

“不瞒姬兄，”赵肃侯小声，“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味呀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这个会是魏侯约的，天子也是魏侯请的，天子驾到，魏侯若是不出迎，只有我们出迎，算个什么事儿呢？再说，其他公侯也都没有出迎，只你我二人，一是扎眼，二也就把魏侯得罪了。”

“这这这……”燕文公急道，“魏罍他搞的什么鬼？”

“唉，”赵肃侯长叹一声，“你我初来乍到，还是观望一下再说吧！”

“噢！”燕文公狠狠地跺了一脚。

与此同时，魏国行辕里静得出奇，连空气也似乎凝结了。

上大夫陈轸、上将军公子印、相国白圭三人端坐在几前，纹丝不动，似是三尊泥塑。门人公孙衍站立在白圭身后。

端坐于主位的魏惠侯双目微闭，表情释然，右手微微握成拳状，中指骨节有节奏地触及几面，看着敲下去，却又没有发出响声。

旁边的计时水漏传出“滴答滴答”的声响。

魏惠侯缓缓睁眼，抬头，目光如炬地射向装饰精美的水漏。水漏旁边的挈壶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刻度上的水位。

所有目光不约而同地射过去。

在这死寂般的宁静里，水漏发出的“嗒嗒”滴水声格外刺耳。

一阵喧嚣由远而近，“天子驾到——”的唱声清晰飘入。

一名军尉进帐，叩道：“报，天子驾到，距迎宾亭三里！”

魏惠侯似是没有听见，脸上亦无表情，目光仍旧盯在水漏上。

众人略怔，面面相觑。

白圭跨前一步，拱手：“天子驾到，君上要亲迎啊！”

魏惠侯看看陈轸，目光回到滴漏上。

滴漏仍在滴答。

“君上？”白圭急了。

魏惠侯皱下眉头，看向白圭：“寡人这在守个时辰，劳烦爱卿代寡人恭迎天子！”

“君上若不出迎，其他诸侯即使想迎，怕也——”白圭顿住，一脸忧急。

“老爱卿，”魏惠侯脸色一沉，“寡人方才说什么了？”

“老臣……领旨！”白圭无奈地应一声，退出行轅，叫上公孙衍，急急慌慌地赶赴迎宾台去了。

韩昭侯冠冕堂皇，与相国申不害不紧不慢地在自家的轅门内遛圈儿。

韩昭侯探头看向迎宾台方向：“天子这一到，就剩下秦公喽！”

“臣以为，”申不害给他个笑，“秦公怕是不会来了！”

“来也好，不来也罢，魏罃都要发难！”

“是哩，”申不害点头，“这包脓一鼓多年，该挤出了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韩昭侯笑出几声，“让他们挤吧，韩某乐观其成！”

“真要打起来，君上怕就不能置身事外了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韩昭侯又是几声笑，“当然不能！卖乌金给秦，卖弓箭甲冑给魏！”

“君上好买卖呀！”申不害回他个笑，看向魏国轅门，“咦，天子驾到，怎么不见魏侯出迎？”

“是呀，寡人这在等呢！”

申不害看向其他行轅，见几个公侯也都穿戴齐整地守在轅门口，显然也都在等待魏侯。

申不害摸下胡须，似有所悟：“难道……”

韩昭侯看过来，目光征询。

申不害压低声音：“魏侯或是故意不出迎！”

“你是说，他在试探诸侯？”

“也或是羞辱天子！”

韩昭侯长吸一口气，沉思良久，重重点头，望向远处一片草坪。

申不害顺着韩昭侯的目光望去，微微一笑：“是楚、齐二位殿下，猎鸭子回来了！”

“既然不迎天子，寡人就去凑个热闹！”韩昭侯大步走去。

这块草坪是块高地，就在迎宾台附近。齐国太子田辟疆、楚国太子熊槐站在制高点，披甲戴盔，张弓引矢，射向百步开外的箭靶。

从高地上放眼望去，在距迎宾台约百步的地方，大周天子一行车马井然有序地滞留在魏人特别整修过的会盟大道上，既不是行，也不是住，宛如一只大蜗牛在爬。大蜗牛的前方，公孙衍搀扶着白圭慌里慌张地走过迎宾亭，迎上王辇。

田辟疆、熊槐竟是忘了射箭，四只眼睛紧紧盯住大道上的场景。

白圭、公孙衍叩拜于地。

周天子下辇，见礼，仪态庄重地走过迎宾亭。没有奏天子雅乐，没有诸侯环护，只有颜太师、白圭两个白发老人左右跟从，周天子身体僵直地走过一家家辕门半闭的诸侯行辕，步履沉重地拐进天子行辕的辕门。

田辟疆、熊槐看傻了。

待回过神来，二人嗟叹一番，张弓引矢，各朝箭靶略瞄一瞄，嗖嗖嗖连射三箭。不一会儿，两名报靶的兵士各拿箭靶飞跑过来。

两只箭靶的靶心上各插三支银矢。田辟疆、熊槐互看一眼对方靶子，相视一笑。

不远处传来不紧不慢的击掌声。

二人回身看去，是韩昭侯。

韩昭侯身材矮壮，身着皮制弁服，腰挂佩剑，站在离他们十步开外的地方，脸上挂着略显诡秘的微笑，朝他们微微点头，不紧不慢地又拍三次巴掌。

田辟疆、熊槐互望一眼，各自上前一步，揖道：“晚辈见过韩侯！”

韩昭侯回过礼，大步走前几步，拿起箭靶，赞道：“好箭法呀！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今日看到两位殿下，方知此言不虚！”

韩国与魏、赵同属晋国，史称三晋。几十年来，魏国强势不减，韩、赵

反倒成为魏国的附庸，唯魏侯马首是瞻，自然为齐、楚这样的大国瞧不起。然而，十几年前，在公孙鞅赴秦后不久，韩昭侯起用郑人申不害变法，韩国竟也悄悄强盛起来。五年前，韩、楚发生边界冲突，申不害率军四万与七万楚军对垒六个月，交战三次，双方互胜一次，另一次平手。一个月后，在魏惠侯的调停下，魏、楚、韩三国在上蔡会猎，把酒言和。

此番魏惠侯召集孟津之会，楚、周并列为王，完全可以不来，但楚威王一想借机窥探中原动向，二想使太子有所历练，顺便也给魏惠侯一个面子，也就应了魏侯之邀，使太子槐前来支应。

因有前面的过节，也因为韩、魏之间的关系，韩昭侯此来就有某种特殊的韵味。楚国太子熊槐望了田辟疆一眼，不冷不热道：“谢韩侯褒奖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韩昭侯没有还礼，但给他个笑，“按照辈分，贤侄该叫韩叔才是！”

楚太子脸色微涨，躬身施礼：“晚辈见过韩叔！”

“韩叔见过二位贤侄！”韩昭侯拱手回过礼，将箭靶放到地上，语气甚缓，却是别有深意，“听说秦国殿下可引五石之弓，百步穿杨。要是今日也在此地，三位就有一比哩！”

田辟疆听出话音，长笑一声：“韩叔说的可是秦公的那个浪荡哥儿？辟疆倒是听说，公孙鞅初行变法之时，这位哥儿带头抗法，不想却失算了，自己惨遭割发之辱不说，连其师、傅也受牵连，代他黥面剔鼻，成为列国笑谈！”

“是呀，”熊槐不无轻蔑地说，“那个浪荡哥儿不是不来，只怕是不敢来呀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韩昭侯转向熊槐，“殿下不仅敢来，且还未曾误了魏侯所限的一丝儿时辰，寡人当真佩服！顺便问句，郢都离此三千多里，殿下这一路风餐露宿，想必劳苦哩！”

“回韩侯的话，”熊槐冷冷一笑，“熊槐一路上游山玩水，也还轻松快活！要说劳苦，熊槐哪能比得过韩侯您？听说韩叔甫听魏侯动身，星夜出发，是第一个赶到孟津哪！”

“呵呵呵呵，”韩昭侯尴尬一笑，“贤侄好口才，楚王后继有人哪！不瞒贤侄，韩叔与令尊可说是知交多年。当年上蔡会上，韩叔与令尊赌酒，令尊一时不慎，输给韩叔一坛老酒，说是下次碰面时即当奉送。此番孟津之会，韩叔本欲不来，可一想到令尊必来偿还所欠老酒，韩叔的两条老腿就不听使唤喽。”